

中學國文示範

中國圖書公司編輯印行

中學國文示範

民國十一年購於同濟

憲立法

中國圖書公司編輯印行

宣統元年閏二月出版



編輯者

東臺繆文功
東臺蔡國璜

印刷者

中國圖書公司
上海小南門外陸家浜

發行者

中國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中國圖書公司
上海北市棋盤街九十九號
電話二千九百九十九號

分發行所

中國圖書公司
北京琉璃廠一號
漢口黃陂街

中學國文示範一冊
定價銀四角

中學國文示範編輯大意

無本國文字。是無國也。今之論者。或然或不然。夫又安足怪哉。試絜與今日所肄物質的學科較。孰難孰易。人情趨易而舍難。矧在勝衣就傳之儔哉。吾謂此非學者之咎。教者之咎。也是在審其從入之途耳。

憂時者悼文體之日以卑下。苦不獲救之之策。其摭拾斷爛陳言。及彼族遺唾者。豈性使然哉。曾得操一術以鼓其興趣而潛代之。夫固易易耳。

或叩予曰。是編間採經史。其奧衍恆苦教者以所難。予謂小學宜淺。歷初高兩等以幾於中學。度日以進矣。教者不能知。夫又安用此教者。爲矧取材皆經見之本。固可覆按也。

採集之文。有第錄一節或數句者。斷脛之誚。殆不能免。古人文字。如左氏傳。合全部爲一篇文字。但錄每年之事。其來踪去影均不備。亦節錄也。茲編猶此意耳。評語圈識。期助讀者之眉眼。謬誤者。乞高明訂正焉。

中學國文示範目次

第一章	紀人之文
第二章	紀時之文
第三章	紀地之文
第四章	紀物之文
第五章	紀言之文
第六章	述德之文
第七章	說理之文
第八章	抒情之文
第九章	紀藝之文
第十章	遊戲之文

中學國文示範

人有恆言曰。文無定法。惟求其是。此漫漶無涯涘之言也。譬之於工。攻木必施繩墨。冶金必受模範。譬之於藝。製聲必合節奏。故學歌者習音階。繪畫必有臨本。其上者舍臨本而用模型。或生物。蓋未有無範本而聽人自爲。憑空幻而能有成者也。學文亦然。規矩準繩。教者之所能施。受者之所能得。神而明之。精益求精。則全在學者自求。非教者所可強也。教者之能事。示善範而已。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與人巧。規矩。示範也。茲約別爲紀人之文。紀時之文。紀地之文。紀物之文。紀言之文。述德之文。說理之文。抒情之文。紀藝之文。遊戲之文。

第一章 紀人

學文非難事也。智者能爲。愚者亦必能爲。初學之時。先就淺近易明者爲之。無不得也。日與接近而近在己身者。曰人。故首之以紀人之文。

周有八士。

此語總提
以下分敘

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此紀人文之最
簡者。○論文語

右文但紀其人。

而未紀其所爲。若稍進於此。則紀人而兼及其所爲。如左。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此紀人而兼及其所爲○論語

仿魯論德行文。益以首尾。且人數較多。則有如漢書公孫宏傳贊之文如左。

漢之得人於茲。帝指武帝爲盛。以下分敘提儒雅。則公孫宏。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即司馬相如略去司馬字。蒙上相如略去司馬字。遷文也。

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秣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

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帥門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此紀人文之有首尾者。

右文。但紀人名耳。若父家列傳。有於人名。上冠以爵位。下承以里居者。如史記內「蕭相國何

者。沛豐人也」。「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之類。有於人名。下承以里居與字者。如史記內「顏

回者。魯人也。字子淵」。「仲由字子路。卞人也」之類。此外更有先紀里居。後紀人名。即承以字

者。例如左。

自魯居里。商瞿紀姓。子木。紀字。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

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此一語中兼紀里居姓氏及字者。○前漢書儒林傳敘。

商計商善爲算。著五行論。稱四至九卿號。一本無四科特假以爲名。號字見史筆之妙。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

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爲政事。齊炔欽幼卿、爲文學。文例同前最簡當○前漢書儒林周堪列傳

紀人之法不一。且有因一人而兼及其師友弟子。或先世與子孫者。試分舉於左。

(一) 因一人而敘及師友者。

孔子之所嚴事。於猶在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

綽。此紀孔子師友之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敘

(二) 因一人而敘及弟子者。

申公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

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

有廉潔稱。數以下別於上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此紀及弟子之文○最簡盡○節史記文

申公傳

(三) 因一人而敘其先世並昆仲者。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尙。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猶云有

簡此効故其後有名於楚。此敘及先世並昆仲文○史記並

按史家敘述人之先世甚多。而自敘者尤詳。試舉於左。

史記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政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以」紀自司馬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瞶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爲秦鐵官。當始皇之時。蒯瞶玄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交互稱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官。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以上敘中世及近世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旨。（中略）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敘自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

北陟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下畧）
此自
敘先

世之
文

前漢書班固敘傳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薈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櫟故名穀於櫟奇得名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奇得姓始皇之末班壹避墜古地名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以財雄邊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爲字者壹生孺孺爲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以茂材爲長子令回生況舉孝廉爲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爲左曹越騎校尉成帝之初女爲婕妤致仕就第賞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於長安況生三子伯旂穉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晏昵殿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爲中常侍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尙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繡紈袴之間非其好也富貴而能自拔家本北邊志節慷慨數求使匈奴河平

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季羣輩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并奉璽書印綬。即拜伯爲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爲供具。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迺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及它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栗。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府都尉以下會。因召宗族。各以親疏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爲榮。長老紀焉。(中略)旃博學有俊才。左將軍史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爲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旃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旃亦早卒。有子曰嗣。顯名當時。穉少爲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中略)穉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極彰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中略)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中略)有子曰固。白弱冠而孤。(中略)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爲業。(下略)

此亦班固自敘先世之文甚詳瞻

(四)因一人而敘其先世及子孫者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薨。昭帝時爲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尙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翊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於家。(中略)以上紀震五子。以下紀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靈帝時爲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爲汝南太守。帝崩後。復入爲侍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勤。(中略)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博聞。議者以爲能世其家。敷早卒。子衆。亦傳先業。(中略)震中子秉。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中略)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八年薨。時年七十四。賜塋陪陵。子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答州郡禮命。(中略)薨。子彪嗣。彪字文先。少傳家學。(中略)年八十四。黃初六年卒於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云。末總結震子孫之通顯。此敘先世并子孫之文。後漢書楊震傳。仿漢書公孫宏傳贊例。特紀一時名彥。則有無錫薛叔耘。敘曾文正公。幕僚文亦鉅製也。錄於

左。

昔曾文正公。主提出奮艱屯之會。躬文武之略。陶鑄羣英。大奠區宇。振頽起衰。豪彥從風。遺澤餘韻。流衍數世。非獨其規恢之宏闊也。蓋其致力延攬。廣包兼容。持之有恆。而御之有本。以是知人之鑒爲世所宗。而幕府賓僚。題中尤極一時之盛。云竊計公。續敘以下督師開府前後二十年。凡從公治軍。書涉危難。遇事贊畫者。閔偉則大子大傅太學士肅毅伯合肥李公。禮部侍郎出使英吉利總理各國事務大臣長沙郭公嵩燾筠仙。兵部侍郎巡撫陝西長沙劉公蓉霞軒。雲南按察使平江李元度次青。明練則四品卿銜內閣侍讀長沙郭崑燾意城。候補道長沙何應祺鏡海。武岡鄧輔綸彌之。歛程桓生尙齋。主事甘晉子大。直隸清河道溧陽陳鼐作梅。河南河北道奉新許振禕仙屏。四品卿銜吏部員外郎嘉興錢應溥子密。候補道長洲蔣嘉棫莚卿。定遠凌煥曉嵐淵雅。則知和州直隸州長沙方翊元子白。江蘇按察使中江李鴻裔眉生。四品卿銜刑部主事歙柯鉞筱泉。候補道黟程鴻詔伯勇。候選知府陽湖方駿謨元徵。江蘇知縣溆浦向師。隸伯常。出使日本記名道遵義黎庶昌莚齋。知冀州直隸州桐城吳汝綸摯甫。右二十二人。李公功最高。公之志業。李公實繼之。郭公劉公與公交最深。所議皆天下大計。凡以他事從公。邈

近入幕。或驟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雄略則太子太保大學士恪靖侯長沙左公。兵部尙書衡陽彭公玉麟。雪琴。前布倫托海辦事大臣。漢軍李雲麟。雨蒼。權福建布政使。護巡撫事。益陽周開錫。壽珊。候補直隸州贈太常寺卿雲騎尉長沙羅萱伯宜。安徽布政使。權巡撫事。新建吳坤修。竹莊。甘肅甘涼道合肥李鶴章。季筌。碩德。則兵部尙書總督兩江開縣李公宗義。雨亭。兵部尙書總督湖廣合肥李公瀚。章筱泉。前兵部侍郎總督東河河道南昌梅啟照。筱巖。前兵部侍郎巡撫安徽衡陽唐訓方。義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吳川。陳蘭彬。荔秋。兵部侍郎巡撫山東桂陽陳士杰。俊臣。光祿寺少卿江夏王家璧。孝鳳。清才。則太僕寺卿瑞安。孫衣言。琴西。監察御史烏程周學濬。縵雲。前知建昌府江陰何栻。廉舫。候補直隸州湖口高心夔。碧湄。雋辨。則候選道陽湖周騰虎。韜甫。前湖南布政使劍州李榕。申甫。兵部侍郎巡撫廣東望江倪文蔚。豹岑。前山西翼甯道東湖王定安。鼎丞。右二十二人。左公彭公功最高。李雲麟聞公下士。徒步數千里從公。皆才氣邁衆。練習兵事。而受知於公最先。凡以宿學客戎幕。從容諷議。往來不常。或招致書局。並不責以公事者。古文則瀏陽縣學教諭巴陵吳敏樹。南屏。前翰林院編修南豐吳嘉賓。子序。候選內閣中書武昌張裕釗。廉卿。閱覽則前翰林院編修德清俞樾。蔭甫。芷江縣

學訓導長沙羅汝懷研生。諸生新城陳學受藝叔。知永甯縣當塗夏燮謙甫。江蘇知縣獨山莫友芝子偲。舉人衡陽王開運紉秋。秀水楊象濟利叔。刑部郎中長沙曹耀相鏡初。出使俄羅斯參贊道員武進劉翰清開生。知易州直隸州陽湖趙烈文惠甫。樸學。則海甯州訓導嘉興錢泰吉警石。知棗強縣桐城方宗誠存之。候補郎中海甯李善蘭壬叔。舉人江甯汪士鐸梅村。候選道石埭陳艾虎臣。諸生南匯張文虎嘯山。德清戴望子高。儀徵劉毓崧北山。其子壽曾恭甫。海甯唐仁壽端甫。寶應成蓉鏡芙卿。候選知府金匱華蘅芳若汀。候選縣丞無錫徐壽雪村。右二十六人。莫友芝、俞樾、王開運、李善蘭、方宗誠、張文虎、戴望、皆才高學博。著述斐然。可觀。凡刑名、錢穀、鹽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諸大端。或以專家成名。下逮一藝一能。各效所長者。幹濟則蘇松太兵備道南海馮煥竹儒。徐州兵備道歙程國熙敬之。候選主事海甯陳方坦小浦。候選教諭宜興任伊棣香。候選知縣孫文川澄之。勤樸。則前兩淮鹽運使涇洪汝奎琴西。候選直隸州漢陽劉世埤彤階。候補道瀏陽李興銳勉林。候補知府衡陽王香倬子雲。敏瞻。則監察御史武昌何源鏡芝。江西知縣忠州李士葵芋仙。候補同知宣城屠楷晉卿。候補知府富順蕭世本廉甫。右十有三人。皆能襄理庶務。剴繁應瑣。雖其用之巨細不同。亦各有所挾。以表見於世。凡

結福

成所嘗與共事。及溯所聞而未相覲。或一再晤語而未共事者。都八十三人。其碌碌無所稱者。不盡錄。古者州郡以上得自辟從事參軍記室之屬。故英雋之興。半由幕職。唐汾陽王郭子儀。精選幕僚。當時將相多出其門。降及晚近。舍實用而崇科第。復爲壹切條例以束縛賢豪。而登進之塗隘矣。惟公遭值世變。一以賢才爲夷。難定傾之具。其取之也。如大匠之門。自文梓梗枿。以至竹頭木屑之屬。無不儲其成之也。始之以規矩繩墨。繼之以斧斤錐鑿。終之以磋磨文飾。其用之也。則楹棟榱桷。闌居楔位置。悉中度程。人人各如其意。去斯所以能迴乾軸而變風氣也。昔公嘗以兵事餉事吏事文事四端訓勉僚屬。實已囊括世務。無所不該。幕僚雖專司文事。然獨克攬其全。譬之導水。幕府則衆流之匯也。譬之力穡。幕府則播種之區也。故其得才尤盛。卽偶居幕府。出而膺兵事餉事吏事之責者。罔不起爲時棟。聲績隆然。夫人必有駕乎天下之才之識之量。然後能用天下才。任天下事。福成居公幕僅八年。於未及同遊者。知之不詳。然於公知人之明。與育才之心。粗有所睹矣。謹詮次公賓僚姓名。并敘其爵里著於篇。而於所未知者。則姑闕焉。

此紀人之大文而字句分明不能增減其字句

第二章 紀時

凡紀時之文。多依景物事理而成。其專紀時日者。非記載即考据耳。

紀時之記載文。如爾雅之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又如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病。四月爲余。五月爲皋。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取足依次順敘而止。至於考据。則忌含混而利明晰。試錄萬氏分至辨於左。

造秣者必求端於分至。分至者。四時之中。秣之所由以爲準也。愚以爲周秦以前。至不繫。冬夏分不繫。春秋揭明稽之經傳。易曰。至日閉關。郊特牲曰。周之始郊。日以至。左傳曰。土功日至而畢。孟子曰。千歲之日至此。皆泛言短至而不繫之以冬也。左傳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此實指周正短至而不繫之以時也。月令仲夏之月。云日長至。仲冬之月。云日短至。此從夏正言。二至而不繫以冬夏也。雜記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此以周正言。二至而亦不繫以時也。此上辨夏至不繫冬夏至至於二分在夏正。則當春秋在周正。則當冬夏。謂之分者。以日夜至此而均。長短自此而分也。又以其卯酉月日行至此而適中。故亦曰日中。左傳曰。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周正也。月令仲春之月。云日夜分。仲秋之月。云日夜分。夏正也。此上辨分觀此結則無論夏正周正皆無繫之以時者。然則繫

時始自何時曰自漢始也。直捷自夏之後建丑建子建亥皆不得其平。漢武帝造太初秣改用夏正而分至啟閉始均。二十四節氣之名始立。至繫冬夏分繫春秋亦自此始也。此紀時之考據文妙在有條理至於紀景物事理之文則有如月令夏小正竹書紀年編年史及文人遊觀之作紀景物略如作畫恣意思像取足怡悅心情紀事理則必有序井然其不可紊也。

(一)紀當時景物之文。

春夏之時素湍綠潭迴清倒影絕多生怪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清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此文文境妙水雖不過高而能狀物妙

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此句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

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此文紀景物特肖蘇子瞻前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臬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

仰見明月。真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

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

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游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繪如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虯龍。攀栖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悲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下畧

此本韻文而狀景物特妙○蘇子瞻後赤壁賦

(二) 因時紀事理之文

(甲) 紀一時事理之文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此爲美情敦育緩讀細味乃見其妙夫子喟然

歎曰。吾與點也。此文足藥粗暴○論語

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渙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此敘後漢書延篤情致

(乙)紀、歷、時、事、理、之、文。約別爲三。1按時順敘之文。2返時追溯之文。3比較前後今古之

文。

(1)按時順敘之文。

古之教者。

其見後無

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

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

大成。夫然後出鄭重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

此之謂乎。此敘學校歷年成績之文。○學記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

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

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

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此文歷敘三古末二句有天地悠悠之慨

子○孟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率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川字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者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此文甄敘秦楚之交。惋惜特深。○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

往者海內兵起。軍帥武臣。遭遇事會。攘兇盪寇。人自奮於功名。大難既夷。國家甄勞。資功。所以褒寵優渥之已甚。其上者。錫爵傳胙。榮施於孫子。原其初。類皆起於庸沽屠販。市井田野之夫。一旦高門豐屋。名園膏壤。琦服玉饌。帷帳狗馬。婦女象犀。珠玉瓊物。充積爛漫。於前貴極富溢。心蕩志盈。濡首酣豢。而驕侈至於無等。肆焉自以爲天壤之內。莫我尊且賢者。小丈夫情狀彼其人。

固尙。舉然壯佼也。

喚身則未老而其質固已敝矣。

此文借時規世○張廉頗

(2) 返時追溯之文。凡追溯之文多用記憶初始方先是往者等字爲回溯之用其不用

此等字而潛爲追溯者亦有之。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鄆。使孫書伐之。

左氏文善用初字爲追溯

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

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即孫書)子占使師夜緹而登。登者六十人。緹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此用

初字追溯之文○春秋左氏昭公十九年傳

憶。余在十年前。結草亭於寓東大棗下。左右植梅五六株。割前之田爲方池。中菰蓮而上萱

柳。每春夏葉茂。技撐相交。一亭皆綠。先孺人或坐梅下。紡綿績麻。或行梅邊摘花。弄孫子及秋

霽。冬晴則又架竹槎。枒間曝衣。襦乾甘蓄。徐徐然來往。其際亭之外皆圃。中植者患防菜。則以

此文追溯家庭之樂曲如繪○節鄭子尹梅較記

始。椒雲嘗治方輿家言。以尺紙圖一行省所隸之地。墨圍界畫。僅若牛毛。縣以圓圖。府以叉

牙交錯成圖。不爲細字識別。晨起指誦曰。此某縣也。於漢爲某縣。此某府某州也。於漢爲某郡

國凡三四日而熟一紙。易他行省。亦如之。其於字書音韻及古文家之說。亦皆刺得大指。其後益及天官推測。日夜欲求明徹。銳甚。適會喪婦。勞憂致疾。乃稍稍自惜。慨然有反本務要之思矣。

○此以始字爲追溯之文
○節曾濬生劉君家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遜於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俛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追潛行。飲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時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

垢污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此潛行追溯之文末段餘文亦有致○蘇子瞻方山子傳文

(3) 比較前後今古之文

古無奴婢古思事父兄者子弟也事舅姑者子婦也事長官者屬吏也惟盜賊之子女乃爲罪隸

而役於官九職臣妾聚斂疏財質人掌民人之質劑蓋士大夫之家始有之如後世官賜奴婢

亦以罪役耳戰國秦漢以後平民始得相買爲奴然寒素儒生必父母篤老子婦多事然後傭

僕賃嫗以助奉養金陵之俗今傷中家以上婦不主中饋事舅姑而飲食必鑿燕遊惟便縫紉補

綴皆取辦於工仍坐役僕婦及婢女數人少者亦一二人婦安焉子順焉蓋以母之道奉其妻

而有過矣余每見農家婦耕耘樵蘇佐男子力作時雨降脫履就功形骸若鳥獸遭亂離焚剽

則常泰然無虞蓋其色不足貪也家無積貨可羨也雖盜賊奸凶不能不留農夫野婦供耕織

以供戰士而劫辱繫虜斬刈無遺者則皆通都大邑搢紳家室之子女也人事之感召天道之

乘除蓋有確然而不可易者矣此以奴婢一節見古今風俗之異○方鑑臬說

吾之生二十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

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時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

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霆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耶。

此文傷人生之歲月有盡宜及時進德也。○前李習之復性說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及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矣。

末句抗心希古。○韓退之讀儀禮

（上略）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河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托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托葬。

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此文但比較秦之興亡有無限

感咽○節
賈山至言

至如孟子五霸三王之比較。尙書無逸篇載殷王享國之久暫。皆比較前後今古之文。文尤整齊。以篇幅長不載。學者可因類以求之。

第三章 紀地

紀地之文。約別爲三。曰。實事記載之作。曰。論列利害之作。曰。遊觀紀述之作。

(甲)實事記載之作。約有二例。一。先分敘而後標題者。如爾雅釋地九州十藪八陵九府五方。

之類。皆先分敘其地而標其總名於後。一。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四極。一。其一例也。一。先標題而後分敘者。如禹貢職方之九州。皆先標明州名。而後分紀其州所有。一。東南曰揚州。其山曰會稽。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滎曰五湖。其利金錫竹箭。民二男五女。畜宜鳥獸。穀宜稻。一。其一例也。

依爾雅先分敘後標題之例。有如馬氏通考序。試錄其田賦考敘於左。

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要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

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考覈。而姦僞無所容。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官。民仰給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而輸其賦。仰事俯育。一視同仁。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內自私。一人獨運於其上。而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里之情。僞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憲政壬子自成守宰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受。其姦斂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授。田遂爲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元魏之泰和。李唐之貞觀。稍欲復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等稂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獨田產以予百姓矣。秦於其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所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啟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丁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和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羞稱。而後之爲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於煩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以上作分敘

田賦攷題第一。此文論事

依禹貢先標題後分紱之例。有如前漢書地理志序試錄其一於左。

齊地下分紱以虛危之分野也。東有甌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

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少昊之世齊以下紱治齊之人及齊之人民風俗物產有爽

鳩氏、虞夏時有季荊仕力。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

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衛父。是爲太公。詩風齊國是也。臨甌名營丘。故齊詩曰。

子之營兮。遭我虋同之間兮。又曰。蟄我於蒼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魯之歌曰。決

決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古有分土。無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

民寡。迺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

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初

太公治齊。脩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奢

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緩之則放。縱齊之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

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痛乎。道民之

道可不慎哉。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爲彊臣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爲齊侯。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齊。齊桓公以爲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篡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士農商工賈)云。此文敘地

(乙)論列利害之作。前記載之作。貴詳盡而有條理。不詳不盡。其失爲疏漏。若無條理。則黑白可以混淆。甚非法也。論列利害之作。固亦需詳盡有條理矣。而指陳利病。在於切中事情。膚濫非所取焉。漢人文如賈讓策治河。趙充國策屯田。皆煌煌大文。以太長不錄。賈捐之罷珠崖議。以不合近情不錄。錄古人之可傳誦。而不背於近事者。於左。

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二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富極形夫以大王之

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恟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也。

此文論列古史以見戰門策蘇秦說齊上

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以鞭笞天下。威鎮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鑠鏑。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歿。餘威震於殊俗。反而耐見下文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卬隸之人。而遷

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賴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提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鋤耨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鎗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前篇秦興後論秦亡。○賈誼過秦論

(丙)遊觀紀述之作。約別爲三。曰。狀物妙。曰。攄情懷。曰。記行踪。

(一)狀物妙之紀地文。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嵒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

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此文足清心目○柳子厚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峯。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子穎。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繪如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樗蒲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綫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絳皜駭色而皆若僂。繪得出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

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迹。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此文寫景處疑有化下桐城姚鼐記。

自入南口，流水齧吾馬蹄，涉之琤然鳴。弄之則忽涌忽湫，而盡態迹之。則至乎八達嶺而窮。

達嶺者，古隘，餘水之源也。自入南口，木多，文杏、蘋婆、棠梨，皆怒華。自入南口，或容十騎，或容兩

騎，或容一騎。蒙古自北來，鞭橐駝與余摩肩行。時時橐駝衝余騎，顛余亦撾。蒙古帽墮於橐駝

前，蒙古大笑。塞如披出余乃私歎曰：若蒙古者，建置居庸關之所以然。非以若耶？余江左士也。

使余生趙宋，世日尚不得覩燕趙，安得與反毳者相撾戲乎？此文妙處在能繪真相

(二) 幽情。懷之紀地文。約別爲二：(1) 實有其地而借以激發意志。(2) 本無其地而借以興發

幽情。

(1) 實有其地而借以激發意志之紀地文。

方其戰爭之際，礮震肉飛，血瀑石壁，士飢將困，窘若拘囚。羣疑衆侮，積淚漲江，以求奪此一關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及夫祠成之後，裸薦鼓鐘，士女瞻拜，名花異卉，旖旎啾啾，江色湖光，呼吸

萬里曠然若不復知兵革之未息者又何樂也時乎安樂雖賢者不能作無事之譽盛時乎困苦雖達者不能作違衆之驩欣人心之喜戚夫豈不以境哉此文得安不忘危之意○節曾蓋金陵自六代以來號爲名都梵宇琳宮震耀今古勳戚甲第湧殿飛臺往往數千百年遺構尙存獨至粵賊洪楊之亂埽地剗除無復一椽片瓦之留遺即靈谷寺屢興屢廢亦無似此次之澌盡者今龍神廟矗立基緒而全寺之踵修名蹟之興復不知更待何年易稱龍爲乾德萬物資始厥施甚普自今以往意者百工雲興日新月盛將盡還承平之舊乎斯固守土之吏所寤寐誠求者也此仰與神與古會○節曾潛生靈谷龍神廟碑記

當其負羽遠征乖離骨肉或苦戰而授命或邂逅而戕生殘骸暴於荒原凶問遲而不審老母寡婦望祭宵哭可謂極人世之至悲然而前者覆亡後者繼往蹈百死而不辭困阨無所遇而不悔者何哉豈皆迫於生事逐風塵而不反歟亦由前此死義數君子者爲之倡忠誠所感氣機鼓動而不能自己也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姦僞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僞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還鄉

而無所顧悸。由是衆人效其所爲。亦皆以苟活爲羞。以避事爲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

羣。倫。歷九州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歟。亦豈始事時所及料哉。末段大氣磅礴○節曾

非居盛文之邦。或遊迹遍名會。或膺朝省碩官。其人自負學好事。而雄於財。又親戚僚友子弟

力爲羅擿。貴鬻轉鈔。無不如志。不能名藏書家也。余幼喜汎窺。見人家稍異者。必盡首末。稍長

讀四庫總目。念雖不得本。猶必盡見之。裏牋。鍵叢山之中。家赤貧。不給僮粥。名聞不到。令尉相

過。從不出閭里書師。齊秦吳越晉楚之都。又無葭莩之因。可藉攄蓄念也。凍餒迫逐。時有所去

去。即家人待以食。歸而顧擔負。色喜也。解包。乃皆所購陳爛相視。爽然而余常衣不完。食不飽

對妻孥。脉槁寒栗。象亦每默焉。自悔。然性終不可改易。迄今二十餘年矣。計得書萬餘卷。漢魏

後金石文字。泉泊同宋元來名人眞迹。又近千卷。雖不能名藏家。亦多矣。其得之之難。爲何如哉。

玉川子欲拾遺經巢之空虛。誠貴之也。以余得之之難。其視玉川之貴之。又當何如。儻寓夷牢

水上。若羈禽無定棲。因以巢經巢名所寄之室。嗟乎。書猶財也。喻奇當其無百方期有之。有而僅

攝緘固鑄。不爲己用。則反不若。不有。不爲累。或用而僅罄之。居服飲博淫蕩。無益亦未見爲能

用也。聚書而不讀。與讀之而不善者。何以異。是夫聚而不讀。猶不失爲守財之俗子。至讀之不

善斯敗家辱宗之尤矣。奇情論致足於外而不求足於內則是外物者又安見其可貴哉昔陸務觀爲書巢入其中不辨輿窻而卒以浮文誕詞名至記南園爲世詬病下民侮予或亦其不善讀書之招也可無懼乎
此文富有德情記○

(2) 本無其地而借以暢發幽情之紀地文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一人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尙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寄託深遠○陶淵明

桃花源記

餓鄉。天下之窮處也。趣奇其去中國不知幾何里。其土蕩然。自稻粱麥菽牛羊雞蔬魚鼈瓜果一切生人之物。無一有焉。凡欲至者。必先屏去食飲。如導引辟穀者然。始極苦。不可耐。彊前行。多者不十日已可至。至則豁然開朗。如別有天地。省經營。絕思慮。不待奔走干謁。而子女之呼號。妻妾之交謫。人世譏罵笑侮輕薄揶揄之態。無至吾前者。懍然自適而已。然世以其始至之難也。平居每萬方圖維。以靳勿至。不幸而幾至。輒自悔爲人動。故非違世乖俗。廉恥禮義之士。不得至是鄉。非彊忍堅定。守死善道之君子。雖至是鄉。輒不幸中道而反。昔周之初。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恥食其粟。由首陽山以去。至餓鄉。餓鄉之有人。自是始。其後春秋時。晉有靈輒。行三日。幾至之矣。終爲賊臣趙盾所阻。反感盾恩。爲所用。而齊有餓民。卻黔敖嗟來之食。翩然至是鄉。雖曾子歎其微。而論者以爲賢輒遠矣。孔子之徒。顏曾爲大賢。原憲爲次。三子者。皆幾至是鄉。而猶未達。及至戰國。於陵仲子立意矯俗。希爲是鄉人。行三日。卒廢然而反。孟子譏之。自戰國秦漢後。教化不行。風俗頹敗。搢紳先生之屬。以是鄉爲畏塗。相戒不入。而凶年饑饉。禍亂遞作。王公貴人。下逮田野士庶。遭變故而誤入是鄉者。往往而是。梁武皇帝。天子也。趙武靈王。漢趙

幽王、藩國王也。條侯周亞夫將且相也。鄧通上大夫也。其人皆尊崇富厚。志得意滿。無意於是鄉。而其終卒誤入焉。豈非天哉。然豈與夷齊以下立志自入者同乎哉。語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惟漢龔勝、唐司空圖、宋謝枋得之倫。立志忠義。先後至是鄉。夷齊輩得之相視而笑。稱莫逆交云。嗚呼。餓鄉何如也。何其難至也。若是予窮於世久矣。將往遊焉。考始末而爲之記。

此文得固窮之樂
管異之餓鄉記

(三)記行蹤之紀地文。如紀行之日記類。而旅行體莫美於左氏傳晉公子遊歷各國文。試錄於左。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廕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

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實璧焉。公子受飧返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贏與焉。奉匭沃盥。既

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此紀行文之最詳整者。春秋左氏傳公二十二年傳。

第四章 紀物

紀物之文。大別爲三。曰就物言物。曰因物論事。曰借物興感。
(甲)就物言物。例有二。曰順敘其物之文。曰考證其物之文。

(一)順敘其物之文。如爾雅之釋器。禮記之深衣。投壺。皆此類文也。至周官攷工記。紀官之

職守而非紀物也。然於物體之妙。亦有非後人所易及者。試節錄梓人爲筍虡文於左。

梓人爲筍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鐘宜。若是者以爲鐘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

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虞。故擊其所懸。而由其虞。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凡以下事言鐘屬。綱殺同。援。簪。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砥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同斐。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頽。爾如委矣。苟頽。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此不圖物妙訓中有至於史家之紀物。亦有因類記載。如數家珍者。姑錄一二。以覘大凡。

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瓠。（長頸罍閑江反）醬千甗。屠牛羊豕千皮。販穀糴千鍾。薪橐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輶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槩音休漆也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躑音料千。牛千足。羊豕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楊布皮革千石。漆千斗。櫛麴鹽豉千荅。鮐紫千斤。魴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裘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畧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此文紀物畧如錄。○史記貨殖傳

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

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即真。以爲書劉字有金刀。迺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

此專紀一物之文
○前漢書食貨志

若夫近人紀物之文字。亦有足錄者。事近則較易曉也。錄其即物順敘者於左。

赴油畫院觀普法交戰畫圖。其法爲一大圓室。以巨幅懸之四壁。由屋頂放光明。人入其中。極目四望。則見城堡岡巒。溪澗樹林。森然布列。兩軍人馬雜遝。放槍者。點礮者。牽大旗者。挽礮車者。絡繹相屬。各處有巨彈墮地。則火光迸裂。煙燄迷漫。其被轟擊者。則斷壁危樓。或黔其廬。或緒其垣。而軍士之折臂斷足。血流殷地。偃仰僵仆者。令人目不忍觀。仰視天。則明月斜掛。雲霞掩映。俯視地。則綠草如茵。川原無際。情景靡不逼真。幾自疑身外。即戰場。而忘其在一室中者。迨以手捫之。始知其爲壁也。畫也。皆幻也。

末段流動有致
○薛氏四國日記

返觀博覽會側之動物館。羽之族有鶴。有鷺。有鴛。有鷺。有鸚鵡。有秦吉了。有鸚鵡。有鴿。有雞。雞類不一。有火雞。有珠雞。鸚鵡尤多。有白。有紅。有綠。有雜色。有大。有小。鴿最大。鶴最美。毛之族有虎。有豹。有象。有獅。有猿猴。有印度牛。有羚羊。有豪豬。皆一牝一牡。懶猴、據枯枝而睡。其揭云。

性懶。晝食飽即睡。夜則醒。睡蒙其頭。醒亦不甚跳躍。似天下之養尊處優而媮懦人。錢規族文魚獨多。蟒與鰐獨大。介之族凡近矣。瑋瑁之大不逮神戶。張氏癸卯東游日記

(二) 考證其物之文。

今世所傳五銖錢皆云漢物。非也。

考證無斷

南北朝皆鑄五銖錢。魏書言武定之初。

考證宜有條理

私鑄濫惡。齊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

四兩二十銖。自餘皆準此爲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縣於市門。民間所

用之稱。皆準市稱以定輕重。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鐵。竝不聽用。然竟未施行。隋

書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

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錢。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燬之。自是錢幣始

豐。百姓便之。是則改幣之議始於齊文襄。至隋文帝乃行之。而今之五銖亦大抵皆隋物也。語斷

按四斤二兩是六十六兩。每一枚當重六分六釐。今五銖錢正符此數。不知漢制如何。博而有願

甯人日知錄

嘉慶十一年。余在雷塘墓廬。曉視雷塘水自甘泉山來。乃肩輿溯源。登其山。山有惠照寺。寺階

下四石。半葬於土。色甚古。若有文字。以帚振水刷之。其文字之體。在篆隸之間。歸而命工以紙搨之。其一石可辨者。中殿第廿八凡五字。又一石第百卅三字。其二石尙未能辨。太守汀洲伊墨卿同年。善古書。嗜金石。爰以告之。太守即輦置郡齋。審視之。復以拓本示江君鄭堂。江君曰。此漢廣陵厲王胥冢上石也。太守曰。若爾。則與五鳳二年石同時爲西漢物。可比美魯石矣。當寄蘇齋再辨之。余按揚州甘泉山舊志。皆以爲漢厲王冢。早鳴鼓攻之。輒致雨。今冢基不可覩。而西峯有靈雨壇舊址。土人亦言山有琉璃王墳。琉璃者。劉厲之傳訛也。沈約宋書樂志。陳思王樂歌云。中殿宜皇子。然則皇子所居。可稱中殿。魏在漢後。其爲厲王遺蹟。似更可據矣。揚州無古石。唐以上即罕覩。昔惟汪君容甫在寶應。得漢射陽畫象石。茲石更古。若應太守之惠。政雅風而出者。太守嵌此石於府學壁間。并屬阮元記其事。遂書之。

考證之文以清雅出之文境殊勝○阮云耄甘泉山獲石

(乙)就物論事

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

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民善隱知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有者半賣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我國古以農立國。放輕商與今情畧異。讀者須會其意。○龜錯貴粟疏

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更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

竊以爲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生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利害顯然○吾邱子
韓禁民挾弓矢議

生民所資曰衣與食物之無關衣食而實適於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爲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於是以適用之物作爲貨幣以權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古錢）爲下幣。然珠玉黃金爲世難得之貨。至若權輕重通貧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銅而已。故九府圖法周以來未之有改也。然古者俗朴而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糜故錢不足。於是錢直日輕錢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其致遠也難。自唐以來始制爲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齎貿易者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爲錢也。宋慶厯以來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自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爲錢矣。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也。銅雖無足貴而適用之物也。以其可貴且適用者制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爲幣則始以無用爲用矣。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饑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然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簡易今捨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銅之禁上無搜銅之苛亦一便也。作錢幣考第二

○未段規時立論曲而能達
馬端臨獻通考序

葉東卿先生得古鼎於岐山之麓徵文實事定以爲周宣王時物其臣遂啟謀伐玁狁歸賜以

酬庸者也。於是詩以張之。寄置於丹徒之金山寺。屬曾亮爲之記。夫萬物所樂者成也。久也。自聖人不能違之。銘物必祝其壽。子孫永寶用。至莊周列禦寇之徒。一切齊得喪成虧。浮屠氏興。而其道說加勝。今以古人欲世守之物。而寄之浮屠氏。豈製是器之意者。曾亮曰。守之善者。蓋莫有善於是也。夫物之易失者。以己獨有之。而人不有之者也。苟獨有是物。而不使人與有之。雖有蓋世之威。不足以持其後。況守是物者。之爲吾人也哉。然則孰能守之。曰。惟不自有者能守之。今浮屠氏之法。其身之不自有。而有於所寄之物。雖其重樓傑觀之地。途之人游焉。莫能禦也。雖有所共寶貴之物。途之人觀焉。莫之非也。夫然。故下之忌有是物者。皆釋然。曰。彼且不能專之。吾又烏容競之。天下之欲有是物者。又釋然。曰。吾未嘗不與有之。吾又烏用專之。故曰。守之善者。莫有善於是者也。昔東坡以吳道子畫四菩薩。捨僧惟簡。而曰。吾之自度。不能常有是也。故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此豈眞慮其不能守也哉。使慮之。則亦不捨之矣。且惟簡之能守與否。即未可知。而東坡以一捨之故。道子畫至今不亡。則雖謂善守是物者。莫如東坡可也。此蓋先生之微意也夫。

公諸人乃可久之境深曲似謂秦諸丁○梅伯○今山寺城鼎記

(丙)借物興感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此義近於自然主
之教育○孟子

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噫。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斷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嚮嚮也。

夏傷之文
莊子

同年彭君申甫。爲余言。長沙之北有地。曰青山。兩山夾峙。中爲穹谷。國初兵燹之後。人煙稀少。林木幽翳。獸蹄鳥迹。交錯其間。其祖君奇翁。年十二。晚自塾歸。家人迹牛未得。翁獨往。虎出撲翁。仆。張吻向之。翁仰與語曰。吾分爲爾食。食我不然。舍我虎躍起。大吼。竟去。里人以爲奇。故呼之曰君奇。余曰。昔歸震川書郭義官事。以爲物之驚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常象之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戎狄禽獸。無所不同。其言郭翁畜虎甚馴。禱雨立應。然平日爲人誠樸。無異術。嗚呼。此宜虎之爲所畜也。申甫則又曰。翁亦仁厚人也。人

據其田聽之。其人落魄。又以其田強翁售。翁始終無一辭。人笑之。翁曰。彼固人也。視虎奚若。詞微
吾能與虎語。不能與人語者。吾性不好競也。子曰。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古之至
人。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於人乎。如翁之所以爲人。雖日遇虎。何傷。游斯世
者。可以知所處矣。我本黃老虎
孫子餘說

第五章 紀言

紀言之文。大別爲九。一、紀一人之言。二、紀數人之言。三、紀一人之一言。再言。四、紀人言而不參
問答論斷。五、紀人言而參以問答論斷。六、不參論斷而隱寓論斷。七、假設之言。八、言中之言。九、
代人之言。

(一) 紀一人之言。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
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釋盤友人李愿居之。愿入李愿之言曰。之紀愿人之稱大
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聲名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
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

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間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上段荷得志者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上段不待志者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沼。盤之阻。誰爭子所。窮而深。幽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身以徜徉。信然之言與感○韓退之李愈歸盤谷序

(二)紀數人之言。

參贊往拜會上議院首領魯亞邪。及意大利國頭等公使梅耶貝。土耳其國頭等公使愛薩德。

魯亞邪言中法方睦。如有公事交涉。願竭誠相助。義使言爲本國首相及外部多年。今老矣。本欲退閒。藉出使事稍簡。可以休息。又言中國最爲有名大國。教化最盛。且聞中國派駐英法使臣。向皆係有名之人。夙所仰慕。其禮意尤爲殷摯云。士使則歎息痛恨於英俄諸國之恃強相陵。大抵謂今之時勢。一鐵轡槍礮之世也。未有勢不強而可立國者。蓋王道之不講久矣。所謂公法條約者。皆不過欺人之談耳。奚足恃哉。其寄慨之旨如此。此紀以他人之口文

(三) 紀一人之一言再言。

坊之爲技。賤日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勦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餒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坊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餒。以嬉。夫餒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

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
取○焉○嘻○吾○操○鋤○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
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
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
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
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
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
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
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
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
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
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人誠能各自量其能國不思不治矣○韓退之曰王承福傳

(四)紀人言而不參問答與論斷。

反自召陵。鄭子太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

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此文特闡○春秋方氏定公四年傳

(五)紀人言而參以問答與論斷。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文紀痛）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遊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

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日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勸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殫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此文近自然主義。柳子厚郭橐駝傳。

(六) 不參論斷而隱寓論斷

二華生論日人十年內與華人交際情狀。一生曰。日本風俗。山來徧小。維新以後。直中國政令不修。萬事墮廢。行其遠交近攻之計。士大夫一著歐衣。沾沾自喜。其心目中遂覺凡支那人無不在其下。強暴者無往不爲輕蔑凌侮之舉。其用柔術者。乃欲攬中國教育之權。以中國爲殖民之地。觀宏文學院所爲。聯隊西鄉之無行。其最顯明者。彼自宋以前。無一不做法中國。今

唯其老成長者猶能言之。亦尚有惓惓同洲之意。至其政府以迄新進少年。殊大不然。彼亦學歐美耳。我學其似而仍須歐美之真是學而又須摧眉抑顏以受之。不若盡中國學子分遊歐美。即使歐美人之待遇猶之東人。我已權二而省其一。不猶愈乎。我是以決去日而遊美。是說也。我思之一生曰。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以我普及教育未興之人。一蹴而幾歐美。是責三尺之童以鳥獲之任。鮮不蹶者。不若就其猶近我者而借徑焉。以爲拙也。我之君臣上下。誠確有句踐種蠡堅忍自奮之圖。亦何嫌會稽持盈定傾節事之待彼驕。則我益下。彼肆則我益恭。以求進於學問。下則志苦恭則氣肅。進退消長於實業教育程度衡之。我果有自立之日。今日之受侮皆我玉成之資也。苟不自立人。卽朝摩而夕咻之。其恥均耳。是說也。我思之。口各成理則兩存之

東○張氏癸卯游日記

(七) 假設之言

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

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

篇中君子小人之言皆假設此見辭令之善○春秋左氏信公十年傳

夔憐虵。虵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虵曰。吾以一足蹠蹠而行。予无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虵曰。不然。子不見夫睡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虵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无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蹠然。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篇中夔蛇風之言皆假設周秦諸子中多此種文字○莊子秋水

(八)言中之言。此如算術大括弧中容小括弧。

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釐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釐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言記

中之言亦足備一格○孟子

(九代人之言)

此畧如假設之言。而代爲籌畫。發爲問答之辭。子史中多有之。錄史記留侯世家內語以見一斑。

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闕。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闕。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也。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

篇中曰字皆張良自問自答語

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

其心曰三字是齊人心理中必有之言。非深文周內○孟子

第六章 述德

述德之文。古莫過於尙書。如堯典、舜典、禹謨之發端。試錄其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文境

後此如孔子之贊堯。有若之贊孔子。皆極高渾之文。試錄於左。蕭穆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文境 沖遠 語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文境 高 孟子

後此如史家之贊語。最初則爲史記。錄其一以概其餘。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

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收句神管

贊晏傳

此外述德之文，有如碑誌、碑銘、碑文、墓表、家傳、傳畧、狀畧、壽敘等文。試逐一言之。

凡碑、銘、碑、文、碑、誌，前敘事實，後必有銘，或詩，或辭，或文。要皆用韻語，或三言四言，以至長短言者。敘事實畧如史傳，而可插入論議、銘詩等文。有三四語者，有長至數十語者，各視作者爲之耳。

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上敘事實嗚呼！以下論議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此文見交遊之厚墓誌若○

茫乎。其來何從乎。芴乎。其往何終乎。嗟吾禹卿乎。生而燕樂。與世同乎。名表於翰墨之叢。骨

此專錄銘辭韻文○姚姬傳王文治墓碑銘

蛻於黃壤之宮乎。脩乎寥乎。憑日月之光而遊天地之鴻濛乎。橫目蚩蚩。同出一冶。衆雌無雄。誰是健者。塔公首出。次乃畢君。軀幹雖小。陳安之倫。匹馬斫陣。萬夫莫當。人心之賊。一矢莫傷。內畏媚嫉。外偪彊寇。進退靡依。忍尤叢詬。鬱極思伸。矯首。砥天。徒飛無翼。或墜於淵。淵則有底。憤則無已。萬代千齡。哀此壯士。此亦專錄銘詞亦韻文○曾游生舉金科殉難碑誌銘墓表文。畧同於碑文。而後多無銘詩等作。又一體也。錄歐陽永叔文一如左。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皋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傳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著爲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子弟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

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爲先生子弟。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甯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口。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於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此墓表文後無銘詞。歐陽永叔胡先生墓表。

至於家傳傳畧狀畧等文。或出自學人。或傳自子孫。所述之德。以確有法式爲主。不在事之大小也。而尤貴眞實。忌濫美。其造僞者不足責矣。

余幼時聞諸父兄言里中程日新先生先輩讀書誠長者而未及請問其行事。近以訊之從甥

程禮明。禮明曰。我高祖也。以老儒終鄉里。以篤行高年。鄉黨宗敬之。其言行之詳遠矣。莫能多道之也。僅一二事識於家人。代傳之。相訓勵不敢忘者。非曰奇節異行也。然固常人之所難者。祖公少讀書。而家極貧。年十六。卽爲人課童子師。里胡氏請之。以歲俸八金。公諾之矣。他家聞而爭請。三胡氏之俸。或勸公遷就之。公曰。吾貧金多。固善。顧吾已諧胡氏。且吾始出而誘於利。利可盡乎。竟館胡氏。主人高其義。歲增其奉。學徒益進。卒以教讀致有薄產。遺之子孫。今百餘年矣。公應試於府。列名首縣士。聞父病。不待竟後場而歸。父尤之。命復往。則已畢試矣。太守嗟異之。明歲更新守。公又試得首。以入學焉。此二事者。雖微見問。禮明固願有謁。儻蒙賜爲之文。推揚其先世之美。以永紹其後嗣。其可乎。余聞而稱曰。吾里中昔時讀書長者之行。有如是哉。而何今者之不見乎。夫。不以利傷信。而師者利之所便。居也不以名忘親。而親又甚樂其子之有名也。世之人。苟名利之在。不必其有辭。有辭者。藉之無問矣。若先生之行。微獨吾里中不復見之。凡吾所見於今之人。皆不然也。禮明之稱其先世。約而知要。書而論之。不惟程氏之傳。亦使學者習聞舊儒之風。而信於得失之命也。先生諱煌。日新其字。年九十一。乃卒。妻賀氏。年八十七。夫婦偕及見元孫子孫繁盛。多能繼儒業者。

俗此家傳文表彰鄉先達以勵末
○吳南屏程日新先生家傳

先妣年十九歸我府君。十年凡生兩男二女。殤其二。惟姊觀書及惠言在。而府君卒。卒後四月。遺腹生甥。是時先妣年二十九。姊八歲。惠言四歲矣。府君少孤。兄弟三人。資教授以養先祖母。先祖母卒。各異財。世父別賃屋居城中。府君既卒。家無一夕儲。世父曰。吾弟不幸以歿。兩兒未成立。是我責也。然世父亦貧。省膏口食。常以歲時減分錢米。而先妣與姊作女工以給焉。惠言年九歲。世父命就城中與兄學。逾月時乃一歸省。一日暮歸。無以爲夕餐。各不食而寢。遲明。惠言餓不能起。先妣曰。兒不慣餓。憊耶。吾與而姊而弟時時如是也。惠言泣。先妣亦泣。時有從姊乞一錢買糕啖。惠言比日。映乃貰貸得米爲粥而食。寫孤苦如繪○張惠言先妣事畧

若夫壽敘以駢儷文爲多。然或濫惡而有諛辭。不錄錄古文辭之無溢美者。以見一斑。

巴陵洞庭天下壯區也。而吳中太湖之山亦名洞庭。古志稱巴陵地道謂君山有穴潛通吳之包山者。其語荒渺蓋難知也。余家巴陵濱湖之鄉。人工作布而布買者多吳之洞庭人。家自先大父時頗以居布致生息。故多與吳客熟識。而鹿角市臨湖有屋一區。賃而買者爲吳洞庭人屠氏。屠氏業此蓋數世矣。近乃輟不自買而更助他人。余自幼少時見與余家往還者屠翁禹甸。此數十年翁歸老其鄉。其子介錫猶在鹿角。今歲辛丑之春來請曰。吾父母年皆八十。念家

貧無能廣賓客稱觴爲壽。乞吾子一言。將持以歸爲老人光榮。余以屠子之言。人子之至情也。然以余之鄙薄。名不出州里。其言奚足重。而吳又士大夫文章之林藪也。顧以數世交游。卽不敢辭。而翁之行事。余又無以悉之。憶自少時見翁。爲人恂恂長者。行步從容。不類賈肆人舉止。遇人無少長。莫不敬禮。言惟恐傷之。其若是固宜壽。余又見洞庭人之賈吾鄉者。其生平夫妻別離之日至久也。然老則歸休。猶不忘其本。而其人久慣吾鄉。或歸而數數仍出。今翁自歸吳後。卽不更來。與其配氏偕老於家。又健甚。俱享高年。其可嘉也已。吾聞洞庭之山爲峯七十有二。登而瞰太湖三萬六千頃。其光景氣象。視吾岳陽之邱。宜有勝焉者。山中多奇花異果。供采擷四時而有也。晴和佳日。翁與嫗扶杖偕行。鄉之父老兒童相迎。問語笑山水間。亦可以樂而彌永其年矣。文境高○吳南屏屠禹甸夫妻八十壽序

錄漢人文以見一斑

臣聞爲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又治尙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申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

寵絕矣。憂責深。大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敢秉愚弊。犯冒嚴禁。

東平王薨。傳云。文境雅潔。○

疏其

第七章 說理

說理之文。宜深入而顯出。不深則一覽而盡。不顯則茫乎若迷。深而顯則反是。顧深不在於辭。而在於理。顯在於辭。亦在於理。二者缺一不可也。理深而辭顯。法在善辨與善喻。

(一) 善辨之說理文。此多設爲辯駁。以公穀爲最著。唐人文韓退之尤擅此技。試錄穀梁及韓

文於左。

元年春王正月。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旣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

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愈轉愈深公穀文之絕勝處
○春秋穀梁傳公元年傳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言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邱與蒞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何如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諱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子。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唐公孔

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宦妾。則是宦官。宦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此文理直放辭充
韓退之諱辭充

(二)善喻之說理文。此種文以周秦諸子爲尤多。漢晉人亦善用之。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途。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獐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文旨在任其自然
莊子逍遙遊

登高而呼。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言須學
勤學篇

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

反類狗者也。

○非喻不能達其旨
○馬援誠兄子書

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

此文皆喻辭正意僅
一句○積康養生論

顧善辨善喻。既爲說理之要旨。而是非得失。有因事而不同者。宜有見理之明。見理明則抑揚不至失真。好而知惡。惡而知美。在善持其平。不溢於量耳。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爲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

理因事因人
而異○禮弓

夫儒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則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採椽不斲。飯土簋。飲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敦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職分。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剝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能見是非中之非非中之是。道總家一段未載。以不合近情也。○節司馬談論六家要旨。

第八章 抒情

情之生也。觸於物而動於心。廣廈細旃。肉食者所爭趨。自山林枯寂者見之。避之若將浼焉。長江大河。漫遊者所恣意。自懦夫言之。望而卻步焉。夫豈不以其人哉。強笑不歡。效顰見醜。惟在我者存。斯不役於物而全其真。古人抒情之文。惟其真而已。試分舉於左。

(一)誠懇之情。

痛思臣母遲暮之年。不幸身嬰殘疾。臣若貪承恩詔。背母遠行。必至倚門倚閭。夙病增劇。况衰齡七十。久困扶牀。輦路三千。難通嚙指。一日禱北辰而已遠。迴西景以無期。萬一有人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餅壘之恥。奚償。即臣永爲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朝廷。非臣愚之所敢出也。(中畧)臣趨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淵源記錄出○節李天生陳情表

(二)悲憫之情。

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僞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藉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俗以干譽。揜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許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狗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賢忌能。而猶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凌。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

視之則無怪於紛紛藉藉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

痛陳私智自用之害以發人之深思真切確實○王陽明與薛氏書

(三高曠之情)

今夫汙汙而生者。其所需於物者。甯有涯耶。膏澤取於天。貨財取於地。日用玩好耳目之養。取於山川雲物鳥獸蟲魚草木之繁夥。若是者。何一非假之於物者哉。及其事去時移。則向之所需。泯然無一存焉已。夫且與物而俱化。而愚者妄信之。以爲實然。且執之以爲己有。庸詎非大惑歟。夫日中而行索夢於途之人。指逆旅而號之曰吾廬也。則人必溺然疑之。而不知吾生之孰非夢。而吾所居之孰非逆旅也。不亦悲夫。若知凡物之本非吾有。吾皆得資之以爲吾用。此其爲樂。豈不大哉。其處也。仰而採於山。俯而汲於泉。煙雲足以資吾之懷抱。琴書足以供吾之嘯傲。其達也。宮室帷帳以爲安。黼黻旗旂以爲飾。鐘鼓篳絃八音之備。以爲樂。肥甘以爲吾之飲食。而輿臺以爲吾之使令。彼其初皆非有與於我也。而吾皆得而有之。其得之以爲固然。取之不知其爲誰予。終身享之而不可以厭。是尙不知吾身之爲吾有也。而況凡物之自外至者乎。故曰身者天地之委形也。知身爲吾之所本。無與物之原。未嘗爲吾有。以無有遇。無有則汜然而若辭。充然而不居。若是者。以語於道。則幾矣。

文能發揮曠達人思想深得老莊真髓○姜湛園十二硯齋記

(四)澹泊之情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意。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役役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五柳先生傳

此義爲虛情美情勿疑爲退化○陶淵明

(五)愉快之情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蹢躅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

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美夫入帝王之門哉。

此快樂派文也。仲長統樂志論。

(六) 豪宕之情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扉。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罍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踞蹠。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

如螺贏之與螟蛉。

文境恣肆。劉伶酒德頌。

(七) 幽憤之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障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甯悃悃。款款。樸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甯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甯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甯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呢訾慄斯。喔咿嚅唳。以事婦人乎。將廉潔正直。

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甯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甯與騏驥抗輓乎。將隨騊駼之迹乎。甯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足以疑卜俗

八悲哀之情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有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藏埋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鼯。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兮。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

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淒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夫太上之忘情。韓

歐陽永叔
樂石堂碑文

(九) 貞固之情。

夫文章之事。非資才夔絕。而程功致力之深且久者。則必不能以至。才優而力深矣。其能至以幾於成。與不能成。則亦有天焉。既至而幾於成矣。其傳不傳與傳之顯若晦。若近若遠。則又有天焉。且誠令其至而幾於成。成焉而傳。傳焉而顯。且遠。而吾文信不敵於百世。吾身則既泯然死矣。其取吾文而歎慕貴惜之者。吾皆不得而見之矣。捐棄一世。華靡榮樂之娛。窮畢生之力。苦形瘁神。以徼幸於或成。或不成。或傳。或不傳。之數。而慕想乎千百歲後。冥漠渺邈。不及見之。虛譽而不以自止。豈非所謂至迂而大惑者哉。宜彼世之所謂賢儁。能一切以取富貴顯榮者。訕笑而背馳之也。雖然。莊周有言。民食芻豢。麋鹿食蓴。螭蚺甘帶。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生人之者好。各賦受於其生初。其不齊。至不可以巧秣秣。則夫孳孳焉勤一世於文字之業者。無亦所者出於其性。而不能以自解者歟。且吾觀古之能文者。若司馬遷、韓愈、歐陽修之徒。其始設心措意。亦無過存乎以文自見。卒其所至。世不得徒文人目之。是故深於文者。其能事既足。

以自娛。娶及其所詣。益遂以博。乃與知乎聖人之道而達乎天地萬物之原。獨居。謳吟一室之中。而傲然睥睨乎塵俗之外。雖天下又孰有能易之者哉。又遑暇校量於我生以前與身後之羸失而爲之進退哉。每作一卷。千回百折而出。○張廉卿與黎純齋書

(十)戒懼之情。

今之君子之在勢者。每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天下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而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爲之數十年之後。萬一有收其效者乎。非所逆覩已。惟君子性不

存薄待生。原才

第九章 紀藝

紀藝之文。約別爲三。曰專紀藝事。曰因藝發議。曰借藝興感。

(一)專紀藝事之文。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穀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一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眊其輪。欲其輞。爾而下池也。進而眊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圖也。望其幅。欲其掣。爾而織也。進而眊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穀。欲其眼也。進而眊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眊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蚤蚤不闕。則輪雖敝不匡。

紀藝而說明其理也。○節局宜攷其理也。

武王既伐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家。係也。數十年間。載易其鎔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大售。殷賦重。秉耒耜者。一撥不敢起。吾父易之。爲工器。屬宮室臺榭。侈其售。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以爲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其售又倍前也。今周用鉞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武王聞之。懼。於是苞下戈。親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文境同於捕蛇者說。○陸龜蒙治家子言。

李龍眠畫羅漢渡江。凡十有八人。一角漫滅。存十五人。有半。及童子三人。凡未渡者五人。一人值壞紙。僅見腰足。一人戴笠攜杖。衣袂翩然。若將渡而無意者。一人凝立遠望。開口自語。一人

蹠左足。蹲右足。以手捧膝。作纏結狀。雙屨脫置足旁。迴顧微哂。一人坐席上。以手踞地。伸足入水。如測淺深者。方渡者九人。一人以手揭衣。一人左手策杖。目皆下視。口呿不合。一人脫衣。雙手捧之。而承以首。一人前其杖。迴首視捧衣者。兩童子首髮鬚髻共舁一人。以渡所舁者。長眉覆頰。面怪偉。如秋潭老蛟。一人仰面視長眉者。一人貌亦老蒼。僂策杖去岸無幾。若幸其將至者。一人附童子背。童子瞪目閉口。以手反負之。若重不能勝者。一人貌老過於僂者。右足登岸。左足在水。若起未能而已。渡者一人。捉其右臂。作勢起之。老者努其喙。纈紋皆見。又一人已渡者。雙足尙跳。出其履將納之。而仰視石壁。以一指探鼻。孔軒渠自得。按羅漢於佛氏爲得道之稱。後世所傳高僧。猶云錫飛杯渡。今爲渡江艱辛。乃爾殊可怪也。惟畫者之意。豈以佛氏之作止語默。皆與人同。而世之學佛者。徒求卓詭變幻可喜可愕之迹。故爲此圖以警發之歟。昔人謂太清樓所藏呂真人畫像。儼若孔老。與他畫師作輕揚狀者不同。當卽此意。此文脫胎於韓退之

畫記宋梁蘭亭鵞鴨圖記所寫妙在龍歷歷繪出勿作尋行數墨觀也○黃子龍眠畫羅漢記

今春還家。仲甫二兄。出佳楮。索畫西溪田居圖。以漆研潤筆。驪駒在門。不能復近毫楮。遂置行篋。攜至都下矣。中秋後三日。獨坐澄懷園水窗。蓼紅蘆白。與疏柳相閒。殊有西溪風景。漫作是

圖。余。不。到。西。溪。十。年。矣。仲。甫。攜。此。至。西。溪。一。印。證。當。尙。有。少。分。相。似。且。爲。余。問。訊。梅。華。頗。憶。故。人。戴。醕。士。否。耶。小文有致○戴醕七題畫

(二) 因藝發議之文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備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磨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咸執斧斤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圖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

下法矣。(下畧)

知要人傳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策。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滋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永叔跋王獻之法帖

(三借藝興感之文)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

而刀刃若新發於礪。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譟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莊子文不可捉摸此特近情言耳○節錄于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直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之。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予。予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而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指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翾然若揮虛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淪湯以濯之，則邀然枯蒼然白。』則黃者梘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踉，因大擊鞭，折而爲五六，馬踉不已，墜之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梘其貌蠟其言，以習伎於朝者，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禦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此文爲與柑者

漁於池者。沈其網而左右縻之。網之緣出水可寸許。緣愈狹。魚之躍者愈多。有入者有出者。有
屢躍而不出者。皆經其緣而見之。安知夫魚之躍而出者。不自以爲得耶。又安知夫躍而不出
與躍而反入者。不自咎其躍之不善耶。而漁者視之。忽不加得失於其心。嗟夫人知魚之無所
逃於池也。其魚之躍者可悲也。然則人之躍者何也。宋有遠致。梅伯言觀漁。

第十章 遊戲

遊戲之文。取其有意趣而不害於理。否則無當也。

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爲寡人大言者。上座。玉因唏曰。操是太阿。戮
剝一世。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憤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景差曰。校士
猛毅。皋陶嘻。大笑至兮摧覆思。鋸牙裾雲晞甚大。吐舌萬里唾一世。至宋玉曰。方地爲車。圓天
爲蓋。長劍耿介。倚乎天外。王曰。未可也。玉曰。并吞四夷。渴飲枯海。踰越九州。無所容止。身大四
塞。愁不可長。據地蹴天。迫不得仰。若此之大也。如何。楚王曰。善。篇中粗句不可學。宜師其
有神致者。○宋玉大言賦。
景差曰。載氛埃兮乘瀏塵。體輕螭翼。形微蚤鱗。聿遑浮踊。凌虛縱身。經由緘孔。出入羅巾。飄眇
翩綿。乍見乍泯。唐勒曰。析飛塵以爲輿。剖枇杷以爲舟。汎然投乎楮水中。澹若巨海之洪流。馮

蚋皆以顧盼。附蟻蠓而遨遊。甯隱微以無準。原存亡而不憂。又曰。館於蠅鬚。宴於毫端。烹蝨腦。切蟣肝。會九族而同儕。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滅景。昧昧遺形。超於太虛之域。出於未兆之庭。纖於義末之微蔑。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爲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形。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之爲精。能達其隱

玉小賦

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殷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蒙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遊躅於蕙路。汗淥池以洗耳。宜扁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嶺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上。駕爲君謝逋客。鐵心刻骨之文錄此見六朝文

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刳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後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獨以爲惑。何者。天以神乳育百苗。穀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於事而祀焉。今始恡其施。以愁疲民。是神息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輸怨於天。歸惠於己。是神攘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爲義。利腥臠之饋。何以爲仁。息天下之事。何以爲敬。蔑是數者。何

以爲神。假曰非吾所得。顯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上。是亦徒偶於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終護。民不可久侮。竊爲神危之。奈何。

○足破迷信文境畧露
○司空圖移雨神

元子家有乳母。爲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爲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甯方爲阜。不圓爲卿。甯方爲汙辱。不圓爲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以天大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爲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器。恣令悅媚嬰兒。小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

(下略) 是亦惡鄉愿之遠
○元次山惡圓

毛穎。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黵。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八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婉。婉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

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入竅而跣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邪。曲直。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上然見。詔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元。宏。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

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膏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眞少恩哉。韓退之靈思穎○

他如鄭子尹之隸對。李恣伯之答僕誚文。類脫胎於韓退之送窮文。以學之或激爲忿戾。非近今學說所尙。故不備錄。

中學國文示範終